

“牛人”李启元

王光禄



拆零件一边在地上按顺序摆好，油污沾满双手和衣服，黑得发亮。不懂就反复观察、比划琢磨，最终查出是轴瓦磨损。他连夜安排人去加工点修配，困了用凉水洗脸，累了靠墙歇会儿，硬是熬到后半夜两点，让发动机重新轰鸣。第二天，拖拉机准时下地，社员们感慨：“三个专业修理工，怕是抵不上一个李启元！”

“西瓜大王”的逆袭

三十里堡的西瓜久负盛名。清朝乾隆年间就有种植，因土壤含丰富钾元素，含糖量高达13.2度，个大皮薄，瓤甜籽小。但1982年土地承包后，连年重茬导致枯萎病、蔓割病频发，产量骤降，甚至成片绝收。

“葫芦和西瓜同属葫芦科，根系壮，病害少，嫁接能不能解决重茬难题？”1984年春，李启元开始试验。头一年嫁接100多棵，只活1棵；次年试700棵，成活一半。1986年，他在自家院里搭起20平方米塑料大棚，分6个小区，用葫芦、南瓜、冬瓜、黄瓜等做砧木继续摸索。

转机藏在生活细节里：一次爱人煮水饺，揭锅时蒸汽弥漫——“水汽能保湿！这不正是嫁接苗需要的环境吗？”他立刻在大棚里调控温湿度，昼夜蹲守观察，饿了让家人把饭送到棚里，困了就在简易床上眯会儿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当年，3800棵葫芦嫁接西瓜苗移栽后，成活率超92%，亩产达7979.43公斤，比未嫁接的增产164.8%，最大的瓜重14公斤，甜度依旧纯正。

这项技术很快传开，国家级专家登门取经。在政府推动下，他走遍蓬莱各乡镇授课，从嫁接到移栽、从苗蔓打理到适时采摘无所不谈，很快在周边推广种植6万多亩，龙山店乡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助力销售，累计增收6000多万元。1988年，他获“山东省农村科技致富能手”；1989年，摘得“全国农村科技致富能手”；1990年，其技术获蓬莱县“科学技术进步奖”，龙山店乡还为他举办“西瓜节”，“西瓜大王”声名远播。

反着来的智慧

当生产队长时，李启元的“怪招”常让人费解。

“三夏”时节，别家生产队顶着烈日给玉米刨沟施肥，社员累得直不起腰。他却带着大家“偷懒”——原来他天天看天气预报，等暴雨来临前，组织女社员在前面撒肥、男社员紧跟着用铁耙划破地皮浅埋，借雨水让肥料自然溶解。秋收时，他们队的玉米棒子比别的队大一圈儿，社员们这才恍然大悟。

苹果管理上，传统讲究“去强留弱”，认为旺枝耗养分。他却反其道而行，经实践验证，果树挂果更多、品质更好。他把经验写成千字论文，送到烟台一家果业技术的权威期刊，专家们论证4小时后叹服：“他的实践比书本鲜活！”后来他去各村讲课，有果农质疑甚至把电话打到这个期刊，编辑部直接回应：“他比我们懂，照着做准没错。”

大家富才是真富

见李启元的瓜甜、果好，本村和周边的乡亲纷纷来学艺。他从不藏私，大棚里、果园中，手把手教嫁接、讲管理，甚至主动去别人地里指导通风控温、枝条修剪。

一年后，乡亲们都掌握了技术，上门请教的人少了。李启元却乐了：“看着全村、十里八乡都靠技术富起来，比我自己挣钱还高兴。”

从镶马蹄的新兵到修拖拉机的“土专家”，从试种1棵苗到带动6万亩产业，李启元用一辈子的“琢磨劲儿”证明：泥土里藏着大学问，肯干敢试，农民也能闯出大天地。



生命的藤蔓

刘美花

十年不过是“垃圾时间”。我总觉得，或许他的决绝不仅因对寿命的算计，更因孑然一身如荒漠中的胡杨，无另一片叶子接住其叹息，是日复一日的孤苦终于压垮他生的意志。尼采说：只有上帝和野兽才喜欢孤独。而习瑞毕竟只是成功人士罢了。

孙大哥从那些血脉相连的儿女身上，获得了割舍不断的亲情。他的孩子们轮流送钱送饭，关怀备至，他得了很好的照料。他的生活像一棵攀援的藤蔓，缠绕在子女这根支柱上，虽老迈却未倒下。

黄昏时分，我常见孙大哥坐在院中的藤椅上，望着后辈们在追逐嬉戏。夕阳给他的白发镀上金边，他干橘皮般的脸上盛满笑意。那一刻，他仿佛忘记了年岁的重负，只剩下纯粹的欢愉。孩子们吵闹着要他讲故事，他便慢条斯理地讲起他生命中的见闻和趣事，声音温暖。这天伦之乐，是再多钱财也买不来。

三

今年孙大哥菜地里的各种瓜长得特别好，藤蔓四处延伸，在每个节点都扎下根须，开出悦目的朵朵黄花。孙大哥说，这样的藤最好，多扎一处根须，就多一分对抗风霜的底气，一处根烂了，别处还能供养那些疯长的瓜藤。人老了，有几个孩子，便如同这些藤蔓，生命能找到支撑点。

夜雨过后，露珠在瓜叶上打滚。孙大哥拄着新买的拐杖巡视菜地，不远处，儿子提着保温饭盒走来，喊他吃饭。这让我知晓：所谓养老防老，防的从来不是衰老本身，而是生命最后的荒芜。孙大哥的背影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坚韧，这看似平常的一幕，却道出了生命最朴素的真理，老有所依，终是人间至暖。

我本来认为孙大哥会从此开启养老的人生，八十七岁的他也该享清福。一天我去赶集，集市角落又响起他敲打鞋钉的声响，他的动作熟练如初。我不得不佩服他顽强的生命力，暗自庆幸他幸亏有那么多孩子们，子女们的精心照顾让他扔掉了拐杖。

“人不能坐吃等死，闲着骨头要生锈。”他这样解释自己为何还要修鞋、种菜和饲养家畜。阳光透过老花镜，在他补的鞋面上投下细碎的光点。那针脚既密又直，是要把八十七年的光阴的暖意都缝进去。我明白，所谓天伦之乐，不过是有人在饭点叫你回家吃饭，有双手在雨天为你撑伞。

二

前些日子，孙大哥头痛得厉害，他儿子送他去医院。我去医院看他时，几个保温桶在床头列队，养女早已垫付了医药费，女儿们轮流守夜。护士笑着说：“这老爷子是全院最富的病人。”可不是吗？他枯瘦的手腕上似系着七根红绳，每根都连着一个牵挂他的人。病房里弥漫的消毒水的气味，掩不住亲情的暖意，住院半个月孙大哥出院休养。他这棵被及时浇灌的老树，虽显枯瘦，却透着生机。

孙大哥无疑是幸福的，他让我想到了一些人。作家张爱玲，生命在公寓里永久停摆，却没人替她合眼。还有资深媒体人习瑞跳楼的事件。他得病住院，没结婚，没有孩子，留下遗书说人均寿命七十八岁，自己余下的二

从镶马蹄到修拖拉机

1971年，19岁的李启元入伍后在海南岛服役，新兵训练后被分到军马所镶马蹄。“当时挺失落，军马所哪比得上能开货车、赶马车的运输队？”但骨子里的韧劲让他不服输，他的镶马蹄手艺很快赶超老兵。

复原返乡后，李启元当上第五生产队队长，父亲起初还“花啾”（方言，挖苦）他：“你能行？”他偏要争口气。

那年春耕，队里唯一的195拖拉机突然“罢工”。他上午把机器送进大队机修班，反复叮嘱“急用”，傍晚去看却原封未动。“你们不用拿筐（拿捏）人，我自己修！”他带着壮劳力，在机修员们惊诧又不屑的目光中，把笨重的发动机推回生产队计分室。

从没学过维修的他，借着嘎斯灯的光，一边